

• 走向幸福文丛

余杰◎著 [修订版]

良人哪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

香草山

• 走向幸福文丛 [修订版]

香草山

余杰◎著

良人哪，求你快来，
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

珠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草山 / 余杰著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-80689-570-1

I. 香... II. 余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6956 号

香 草 山

作 者: 余 杰

策 划: 牛之朋

终 审: 吕唯唯

责任编辑: 李向群

版式设计: 简 宁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邮 编: 519001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0 字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8 月第 1 版

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89-570-1 / I · 633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一封写给玛莉亚的信

——《香草山》（修订版）代序



亲爱的玛莉亚，我的姊妹：

当我读到你和朋霍费尔（港台译作潘霍华）弟兄的情书集的时候，冰冷的时光已经将我们阻隔开来：朋霍费尔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六十多年了，而你离开这个世界也快三十年了。我在遥远的东方，在风沙扑面的北京，在伤花怒放的窗前，阅读你们这段短暂而惨痛的爱情，这段倍受煎熬却为神所祝福的爱情。我们离得如此之远，我们又靠得如此之近。

此时此刻，我与妻子共同完成的书信体长篇小说《香草山》已经问世五年多了。当我开始修订这本单薄的“生命见证”的时候，意外地收到了一位台湾友人捎来的《潘霍华狱中情书》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对正处在若干搅扰中的我们最大的安慰和鼓励。我和我的读者朋友们，与昔日的你们一样，共同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。生活在弯曲背谬的时代，岂能不珍惜光阴、岂能不珍惜爱情呢？于是，我提笔给你写这封信。

是的，与你们惊天动地、刻骨铭心的爱情相比，我们这如此平凡的爱情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想，我们之间最重要的相同之处便在于，不同境遇中的爱情都来自于上帝丰富的恩典与慈爱。玛莉亚姊妹，你和未婚夫共同完成的这本《狱中情书》，可以同你的未婚夫一个人写的《狱中书简》放在一起，让读者捧在手中，互为参照，交错阅读——如果说《狱中书简》呈现了朋霍费尔作为耶稣的门徒、作为反法西斯的斗士，那与光明和真理同在的、毫不妥协的一面；那么《狱中情书》中则展现了这个男人柔情似水、心细如发的另一面。即便对一位英雄或圣徒而言，没有爱情的人生亦是不值得过的人生。由于人普遍的、深重的罪性，一个没有爱人的英雄很容易蜕变成另一个暴君。

“我不会活过三十九岁。”迪提西·朋霍费尔曾对一位友人如是说，他已然预感到了上帝会拣选他作为一件宝贝的瓦器。然而，当朋霍费尔三十七岁时，遇见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那就是你呀，玛莉亚，那时你只有十八岁，刚刚从高中毕业，正在外婆家里阅读他写的《追随基督》。对你而言，那是一本过于艰涩的书；对你而言，十字架的道路更是一条过于崎岖的道路。一九四二年六月，你们



俩第一次见面，彼此都为对方深深吸引。但是，母亲认为你还太年轻，况且朋霍费尔正在从事极度危险的抵抗运动，因此要求你们俩人停止接触，为期一年。

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你们相爱。一九四二年下半年，东线战事开始吃紧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之内，你先后失去了最亲爱的父亲和哥哥。这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啊，此刻给予你最大的安慰的正是朋霍费尔。一九四三年一月初，你毅然告诉母亲说，你已经决定要与朋霍费尔结婚，任何情况都不能改变这一决定。你也深知与他在一起生活，你将不得不放弃“在舞蹈、骑马、运动、玩乐场的欢乐”。一月十三日，你在给朋霍费尔的信中郑重地写道：“我今天得以全心全意、以欢喜的心向您说：好（我愿意嫁给您）。”四天以后，朋霍费尔在回信中无比激动地写道：“我感觉自己得到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，深受感动。历经过去数周的混乱之后，本来已不敢再怀抱希望，如今无法想像的伟大和幸福就在眼前，我心砰砰然，充满无限的感激和害羞。”那一刻，玫瑰也要为之绽放，石头也要为之唱歌，天使也要为之祝福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吗？你盼望这样的时刻早日来临吗？

然而，幸福是如此短暂，灾难的来临又如此迅速。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，朋霍费尔在柏林被捕。此后，他辗转于不同的监狱之中，直至走向死亡；此后，你则奔波在探望的路途上，直至二十岁生日那天得到他被杀害的消息。上帝是一位残酷的父亲吗？不，即便在这血腥的事实面前，你的信仰也未发生曾动摇。亲爱的玛莉亚，我无法想像那时只有十九岁的你，如何面对先后失去父兄、未婚夫又深陷牢狱的人生绝境？你身处风暴中心，还能享有心灵的平安吗？你谨记圣经的经文——“爱是恒久忍耐”，这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你的日记一直写到了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一日，那天你的心境是如此平安：“‘平安’这个字是多么难理解啊。在我身边，一切如此平静。波浪般的麦田、歌唱的禽鸟、微笑的花朵、村中的小姑娘的歌声、铁匠的打铁声和马的嘶鸣。而在我的内心却是动荡、战争、思念与惧怕、绝望，不过却有安全感的认知，因为你，迪提西。还有更多。——刚刚传来英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的消息。”从此，你再也没有打开过这本密封的日记。

亲爱的玛莉亚姊妹，你知道吗，《香草山》出版之后，许多看过它的读者告诉我，他们也拥有属于自己的、传奇式的爱情故事，只是没有将它们写出来而已。原先，我以为自己的爱情独一无二的罗曼蒂克。其实，人人的爱情都是传奇与神迹。每一个人的爱情都如诗亦画，上帝为每一个宝贵的生命，都安排了另一位生活在香草山上的良人。我为我和妻子那不配的文字却唤醒了若干陌



生朋友沉睡的爱情而感到欣悦，而玛莉亚啊，你和朋霍费尔的情书必能唤醒更多向往爱情和真理的人，成为对他们人生更美的祝福。朋霍费尔所理解的幸福，也是我所渴望的幸福，那存在于别处的幸福是何等的美、何等的善——“我们的幸福在另外的、隐匿之处，我们有些幸福是现今、将来都无法理解的。很难假设，如果没有这段爱情，朋霍费尔是否能挺过监狱中的折磨；很难假设，如果没有这段爱情，朋霍费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不会成为失丧的迷羊？玛莉亚，你呢？”

亲爱的玛莉亚姊妹，你与朋霍费尔弟兄的爱情刚刚开始便结束了，你带着满身心的创伤远赴美国开始新的人生。创痛是如此之深，你先后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，育有三个孩子，然后是长久的独居。玛莉亚，在你的后半生里，有眼泪，也有欢笑，还有朋霍费尔那双在天国中默默注视着你的眸子。他曾经为生命而战，你也像他那样为生命而战，他在你身上看到的事应验了——“幸好你没有写书，然而你做、你知、你经验，你以真实的生命，充实了我过去只能梦想的。”在阅读你们的这些书信时，我与妻子的爱情和婚姻刚刚进入第七个年头，我们不知道，日常生活的磨砺会不会让我们的爱情黯淡无光？在这个时刻，你们的分享让我们学会了谦卑与顺服。

是的，没有哪个人有资格“同情”你们——除了上帝之外；相反，你们却成为我们生命的标竿，你们的每一段对话都挑战着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与你们拥有同一本圣经，虽然语言不同，上帝的话语却一模一样。

我在阅读这些弥漫着硝烟的味道的信件时，不禁猜想：那些不能见面的日子，那些空袭警报连年的日子，你们俩是如何度过的？玛莉亚，你省吃俭用地将食品和生活用品寄到狱中的未婚夫手中；朋霍费尔呢，则在一次次的审讯中将上帝和爱人作为自己的依靠，永不止熄的爱将牢狱变成了天堂。你们才刚刚认识不到一年、刚刚订婚不到三个月，你们本来需要更多的时间在一起。时间没有停下来等待你们互相之间息息相通。于是，被狱方严格检查的书信成为你们之间联系的惟一渠道。一向严肃的朋霍费尔在给玛莉亚的书信中，也有不少情深意切的句子，他这样安慰未婚妻说：“让我拥你入怀，深长而亲昵地，让我吻你、爱你，抹去你额头的愁容。想到你的愁苦，就像我自己的愁苦；想到你在爱中一同等待且充满耐心，就是我每天的安慰。”玛莉亚，这些句子是否让你甘之如饴呢？

玛莉亚，你无法跟博学的未婚夫讨论那些深邃的神学问题，但你的关爱渗透在每一件礼物之中。你知道我阅读你的情书的时候，最感动的是哪几段话吗？有一次，你在信中询问说：“你说，手套真的合身吗？或者指套的部分太长？如果不是非常准确，你一定要把手套寄回来。以前帮爸爸做女红的时候，东西常常退回



来，直到非常准确为止，而且爸爸还会不断增加很多新的意见和愿望。我想，除了给爸爸，从来没有这么喜欢缝制礼物。”还有一段，你在收到未婚夫的信件之后说：“我多想在你身后、越过你的肩膀看你写信。我常常想像，你的手运行在纸上书写，你的头因为深思而稍稍低垂、额头挤出了皱纹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可是我就是不知道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。”这是一颗多么值得细心呵护的小女生的心啊。

玛莉亚，朋霍费尔告诉你，他在圣经中找到了力量的源泉：“先知耶利米在同胞遭遇最艰困的危难时，他说：‘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、田地’，作为相信未来的记号。这就是信仰：上帝每天将信仰赐给我们；我说的信仰，不是逃离世界的信仰，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持守着、即使这地带给我们极大的危难也深爱这地、并且忠于这地的信仰。我们的婚姻，是对上帝的地土说‘我愿意’；我们的婚姻强化了我们的勇气，要在这片地土上成就点什么、而且带来影响。我怕那些只敢用一只脚站在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，也只能用一只脚站在天堂里。”玛莉亚，这也是你力量的源泉所在，在朋霍费尔离去之后，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三十二年，这段话时刻与你同在。老实说，对于我们而言，尽管我们常常抱怨周遭的一切，为同胞人性的沦丧忧伤痛悔，其实我们的境遇比起你们来好得太多了，然而我们所做的却根本达不到你们的万分之一。我在眺望你们所肩负的苦难的同时，也在扪心自问：我能否做得更好一些呢？我能否用两只脚踏在这片地土之上？

亲爱的玛莉亚，在你离开这个世界十五年之后，你的姐姐露丝终于将这些书信和日记整理出版，这是你和朋霍费尔共同的精神遗产。又过了十四年，我才得到了这本由海峡对岸传来的中文译本，你能够想像我的喜悦吗？愿爱让我们的手牵在一起，愿更多相爱的夫妻的手牵在一起，一如你当初在信中所说的那样，你在梦中牵了未婚夫的手。

亲爱的玛莉亚，我相信，在那芳草萋萋的香草山上，在那些牵手漫步、浅酌低唱的情侣之中，必有你与朋霍费尔的影子。那一刻，我和妻子会急迫地向你们走过去，我们有那么多的话要告诉你们，我们有那么多的泪水与微笑要同你们一起分享。

愿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。

也愿这些文字成为对所有读者朋友的祝福。

一位你陌生而熟悉的弟兄

目 录



1 序 一封写给玛莉亚的信

——《香草山》(修订版) 代序

1 第一章 百合花

世事喧嚣，人生寂寞。我一直以为，支撑我生活的动力，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：对爱情的渴望、对知识的渴求，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。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，注定是孤独，无尽的、近于绝望的孤独。

我想，在这片已经不再蔚蓝、不再纯洁的天空下，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我一同哭泣，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。

——宁萱的信

39 第二章 鸽子

两个人要真正相爱，其艰难程度，有时超乎我们的想像之外；其容易程度，有时也超乎我们的想像之外。

无论难易，爱情都是我的信仰。胡适在《追忆志摩》一文中说到的徐志摩的信仰，其实也是我们的信仰——他说，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自由，一个是美。我想，如果我们用爱、自由和美来抗拒暴雨，抗拒狂风，抗拒霜刀雪剑，我们就有了必胜的信心。

——廷生的信

75 第三章 葡萄园

她那轻柔的声音，在浓郁的烛光之中流淌着。我不知不觉地闭上眼睛，让全身的毛孔都尽情地张开。像千百双眼睛。让这千百双的眼睛来捕捉波浪的声音。又像千百双耳朵。让这千百双耳朵来倾听波浪的芬芳。

这声音，是雨后的彩虹的色彩，是成熟的柚子的芳香，是海浪拍打岩石的节奏。

这芬芳，是潮汐后沙滩金黄的颜色，是漂流瓶的橡木塞子的香气，是海螺回应海风的旋律。

——廷生的日记



115 第四章 荆棘

我的爷爷，在艰辛的劳动中苦苦挣扎的爷爷，死去了；你的爷爷，在与蝴蝶翅膀的拥抱中微笑的爷爷，也死去了。他们的肉体湮没了，他们的名字也不为人所知。

我要讲述他们的故事，最真实、最平凡的故事。我要讲述他们在尘世的逆旅中爆发出来的生命的尊严，我要讲述他们在黑暗的死亡面前最后一次绝望的挣扎。他们，每一个不会载入史册的人；他们，每一个随风而逝的灵魂。

爷爷们失败了，他们没有获得丰裕、自由和快乐的生活；爷爷们胜利了，他们分担着命运的坎坷和岁月的蹉跎，他们的生命在那一刹那终结，他们的生命却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大放异彩。

——廷生的信

147 第五章 活水井

每当我写信的时候，小星就故意在我面前高声歌唱：“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，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，不再让他离开。如果相爱要代价，那就永远接受他。”这是台湾歌星陶晶莹唱的一首流行歌曲。

这个精灵古怪的女孩，她是在用这首歌来“鼓励”我呢。不过，用这首歌来形容你，倒是满贴切的——你就是惟一值得去爱的男人。

——宁萱的信

183 第六章 苹果树

外公将外曾祖父留下来的几箱子线装古书藏在阁楼的夹层里。它们终于逃过了红卫兵的搜查。而正是这些线装的古书，成为我文学道路上的启蒙读物。这些古书中，有《诗经》，有《全唐诗》，有《红楼梦》……

记得多少个夜晚，我在昏黄的油灯下，忘情地阅读这些书籍。直到外婆怕我太劳累，心疼地走进来，灭掉灯劝我早点上床睡觉。

这些书中，还有外曾祖父的批注。在那些淡淡的字迹中，我似乎能够看到他的寂寞和哀愁，他的柔情和侠骨。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”这大概是外曾祖父最喜欢的一首唐诗，因为旁边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楷的批注。

——廷生的日记



我们拥抱着躺在床上，我们肩并着肩，在昏黄的烛光下，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个晚上的话。我们都流泪了，却又都欢笑了。我的眼泪流在了他新准备的枕头上。他伸出舌头来吮吸我脸颊的泪水。

他的手抚摸着光滑的脊背，我的肌肤像睡莲一样向他张开。

后来，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我只记得我蜷缩在他的臂弯里，他的暖和的臂弯里。

我是一个性寒的人，我在宿舍里睡觉，经常半夜里被冻醒了。然后起床来给自己再加一床被子，或者轻轻地叫醒同屋的那个女孩，钻进她的被窝，跟她一起挤着睡。

当我抱着浑身滚烫的他睡觉时，我再没有感到寒冷。他给了我无穷的热量。在他的臂弯里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的安全和温暖，就像种子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地方。

——宁萱的日记

243 第八章 泉水

我在你的耳边轻轻地唱歌。我想把我会唱的所有歌曲都唱给你听，我想把我过去经历的所有生活都讲给你听。

你曾经告诉我，诗人奥登说过：“我们应当相亲相爱，否则就会死亡。”我真想把这句话高声告诉机舱里的每一个人，告诉那些疲惫的商人和心事重重的官员，告诉那些认为权力比爱情更有力量、更有价值的人。他们的烦恼，他们的忧愁，都因为不知道这句话、或者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实施这句话，他们拥有权力、金钱、别墅和名车，可是，假如没有爱，他们依然一无所有。

——宁萱的信

277 第九章 蜂蜜

生命意义何在，是真，是善，是美，更是爱，是光明，是温暖，是笑，是歌，是情义。读你的书，在满篇满纸非愤怒即悲凉的文字里，我却赫然看到了字里行间充满着一个字——爱。

让我们在一起，以爱为力量，以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心灵和高尚的思想为武器，以真诚、以同情、以全部的身心，去走到苦难的人群里，去痛彻肺腑地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给他们我们全部微薄的温暖和赠与。



为人类的苦难，痛其一生不改其衷，为真善美的世界奉献一生而无怨无悔，勇敢地握着我的手，无畏地凭着我的爱，走上前去吧。

我的爱人，我以你为骄傲，我想对你的每一位读者说那句旧话：“只要生活中还有一双眼睛与你同哭泣，生活便值得你为之受苦难。”所有真挚地寻求生活意义的人，便是这样一双双的眼睛。

我最亲爱的人，我就是你的这样一双眼睛，永远坚贞地与你一同哭泣，一同欢喜，一同被苦难和邪恶刺痛而受伤，一同被爱情与美好滋润而明亮。所以，来吧，苦难的生活，我们是如此相爱的人，我们也是如此勇敢地热爱着你！

——宁萱的信

第一章

百合花

我是沙仑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

——《雅歌》2：1





宁萱的信

廷生：

你好。

我自觉很冒昧给你写信。

我原是不能接受给陌生人写信这样冒昧行为的人。

我曾经有过数次被文字打动的经历，也曾有过与这文字后的心灵结识的冲动。但出于漠然悲观的天性，最终宁肯默默地与文字交流。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，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打击，因为他就是我曾经想要写信的人。而如今，信还在心里酝酿，收信的人已渺然不知所向。我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。

世事喧嚣，人生寂寞。我一直以为，支撑我生活的动力，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：对爱情的渴望、对知识的渴求，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。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，注定是孤独，无尽的、近于绝望的孤独。

我想，在这片已经不再蔚蓝、不再纯洁的天空下，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我一同哭泣，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。

于是，因为王小波，因为孤独，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，我终于提起了笔，给你，严重而真诚。

作个不恰当的对比，许广平第一次冒昧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时候，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：人生遇到歧途怎么办？我自觉我这封信虽没有提问，却也大而无当，不知所云。可鲁迅先生认真地回答了许广平的信，他看透黑暗，却从未绝望。你呢？还有一颗易感而真诚的心吗？

最后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是个女孩，美丽，也还年轻。

宁萱

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深夜



宁萱的日记

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

昨天晚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起床来鬼使神差地给一个陌生人写了一封信——除了他写的一本书之外，我对他一无所知。

很久没有写信了。虽然每天都坐在电脑前，但在键盘上敲出的都是与心灵无关的文字——是比八股还要八股的项目可行性报告，是格子里填满数据的报表，是给其他部门的例行公事的通知书……日复一日，这些文件已经塞满了我的大脑。

忽然，我觉得很累、很累。我来到这家庞大的外资公司已经一年多了——好多人都很羡慕我，一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女孩，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部门经理。

我似乎很“成功”，在前几天的聚会上，毕业之后难得一聚的大学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。当年在我下铺的女孩，还只是银行的一个普通营业员。最有“出息”的男同学，也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小科长。相比之下，我就格外地引人注目。

但是，这些不是我梦寐以求的。我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说：“你并不属于这里。”这个声音每天都在心灵深处响起，由远而近、由低而高，像火红的熔岩在幽暗的地壳中翻涌着。

那么，我的灵魂究竟属于什么地方呢？我的心究竟要“安置”在哪里才能够获得宁静和愉悦呢？

公司占据整个的一座大厦，我的部门在十层，整层楼就是一间开放式的办公室。每个职员有一个透明的隔间。几十个职员，像一群家养的鸽子，都被安置在一模一样的“笼子”里。

巨大的中央空调，每时每刻都在发散着无穷的能量，冬暖夏凉。我不喜欢空调，我宁愿房间里的温度与外面的温度一模一样。无论冷也好，热也好，保持大自然本身的温度最好。可是，我们的皮肤已经适应了空调制造的虚假温度，反而无法适应大自然本身真实的温度。我们的肌肤在虚假



的温度之中麻木了，我们的心也一样。我们自己亲手把自己装进一个虚假的盒子里。

我每天对着电脑，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跟同事们联系。尽管大家同处一室，却谈不上有什么心灵的沟通。这就是“现代化”的公司中的惯例。在公司安装着蓝色玻璃的办公室里，每个人各司其职：或者整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处理事务，一动不动；或者匆匆地走来走去，没有片刻时间左顾右盼。

每个人都表情严肃，却面目模糊。

我的位置靠近窗户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然而，偌大的公司里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我一起分享看风景时的心情。英国作家福斯特有一本出色的小说《看得见风景的房间》，很久以前看过，书中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却记得那个小小的、简单的、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。

我没有一个房间，但我有一个角落。

我经常往远方眺望，远方依稀可见烟雨迷蒙的瘦西湖，瘦西湖边上白塔的塔尖也还有模糊的轮廓。可惜，湖边的高楼越来越多，视线也越来越局促了。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楼房越盖越高，为什么楼房与楼房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。人们把鸽子关进鸟笼，最后自己也住进了鸟笼。

我喜欢童年时候外婆家的小院子，那个小院子曾经就在瘦西湖的边上。屋檐下的青苔上有我鞋子的痕迹，木梁上的燕子窝中有时落下一两片羽毛。可是，在几年前的房地产开发热中，这个可爱的小院子被粗暴地拆除了，连同我童年温软的记忆。

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，太喜欢了，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。以至于同事对我说，你这么年轻，为什么总是穿着冰冷的、压抑的黑色？好多次，面对这样的询问，我笑而不答，心中却隐隐作痛。

黑色是内敛的，是悲哀的，是冷静的，是坚强的。记得一篇小说中写道：“很多有伤口的女人，只穿黑色的衣服。因为这样不容易让别人看到疼痛。”这也是我的原因啊，我不愿意让旁人窥视到我的内心世界。黑色是一道藩篱。

“骨纵相思当寸断，禅心难付剑与萧”，我让自己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份距离。像一只定格在琥珀中的小昆虫，凝固，但是安全。

读那本名叫《火与冰》的书，也有好长一段日子了。书中那些刚强的句子打动过我，更打动我的却是那些柔弱的句子。手边没有书。我当时读



的那本已经很破旧的书，并不属于我。读过之后，我也不想去书店买一本新的。因为，读过之后，这本书在“精神”的意义上就已属于我了。书里的好些句子我几乎能够背诵下来，我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写作它们时的心情。它们让我如此牵肠挂肚。

从昨天一直到今天，外面都下着雨，天色灰蒙蒙的，像《红楼梦》里面那些让作者和读者一起哭泣的、所谓“千红一哭、万艳同悲”的章节。

此时此刻，我想起《火与冰》中那些忧愤的句子。在北国的风沙中，他有冲冠的怒发吗？

我相信，他有。他更有一颗忧愤与感伤的心。

我给他写信的时刻，不是我有意挑选的，却恰好是一个孤独与哀痛交织的时刻。他一定跟我一样需要安慰。他身边有安慰他的朋友吗？

我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。然而，有过一本并不属于我的、他写的书就足够了——从“物质”的意义上来说，那本书我仅仅拥有过一天（更准确地说，一个夜晚）的时间。

下午，下班之前，我做了进公司以后惟一的一件“假公济私”的事情：我把这封用一页便笺写就的短信，放进一封特快专递里，填好他的姓名和地址。在吩咐秘书寄出一大叠商业信件的时候，把它混在“公家”的信件中发了出去。因为我实在怕自己没有勇气走到邮局亲手投出这封突发奇想的信。

他的文章显示，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。那么，地址就简单地写上一个“北京大学中文系”，不知他能不能收到？

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园让我魂牵梦绕。中学时，我曾经没日没夜地切慕了它六年。可惜，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踏进去。就因为高考没有发挥好，差了几分。造化弄人，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样，不情愿地飘落到西湖边上的那座校园里。“暖风熏得游人醉，西湖歌舞几时休”，西湖美则美矣，却不是个念书的好地方。大学四年，浓浓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我。

毕业后，渐渐忘却了有关校园里的一切。照片都是会褪色的，记忆也一样；花朵都是会飘落的，梦想也一样。

他的出现，重新勾起我昔日的梦想和创伤。他属于那座校园，那座蔡元培和鲁迅的校园，那座“五四”青年的长衫和白围巾飘飘荡荡的校园，那座在血与火中青春永在的校园。那座校园已经成为史诗，成为纪念碑，成为神话。